

报告文学集

得水銀珠

姜善堂 孔庆长 主编  
辽宁人民出版社

# 绿 水 银 珠

姜善堂 孔庆长 主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90年·沈阳

绿 水 银 珠

Lu shui Yin zhu

姜善堂 主编  
孔庆长

---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     宽甸满族自治县  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      民族印刷厂印刷

---

字数: 230000    开本: 787×1092 1/32    印张: 10.375

印数: 1—5000

1990年12月第1版

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王丽竹

版式设计: 任 和

封面设计: 李国盛

责任校对: 李 风

---

ISBN 7-205-01754-8/K·185

---

登记号: (辽)第1号      定价: 5.00元

## 前 言

这是一部出自鸭绿江畔的报告文学集。书中写的都是这个地区城镇集体企业厂长、经理们的苦、辣、酸、甜。

全国的城镇集体企业到底有多少，恐怕谁也说不清，它浩浩繁繁，星罗棋布，遍及城镇各个角落，遍布工、商、基、交等社会各个领域。可以这样说，人们的衣食住行，离不开他们，社会这部大机器离不开他们。然而，或是由于偏见，或是由于知之不多，社会对他们有时失之公允。于是我们便想到了为他们鼓与呼，于是便有了这本小册子。

自然，这本报告文学集写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同国营大企业的经营者们相比，他们头上少一些光环，脚下多一些坎坷。但是，他们毕竟是一些有血性、有骨气、有抱负的汉子。他们用对党、对祖国、对人民的一片赤诚，在困境中创造出了有声有色的业绩。

掩卷之余，倘若能为这些曾历经磨难、至今仍在艰苦跋涉的小人物们，为城镇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贡献，发一声由衷的慨叹的话，我们将感到慰藉。

编 者

1990年12月

## 目 录

- 情满仙露芳.....王中和(1)
- 好一个丁吉修.....宫春子(9)
- 小厂之长.....吴文洋(17)
- 敢问路在何方.....流星 张明娟(29)
- 美在人间.....金生辉 沉涛(37)
- 五金交响曲.....张涛(47)
- 把信带给“加西亚”的人.....吕云德(54)
- 天生不安分的人.....海流(66)
- 庙小神通大.....李恒茂(73)
- 金刚砂.....王永利 魏进臣(81)
- 来自租赁企业的报告.....肖伟(89)
- 世上无易事.....海风(96)
- 关东大汉耿经云.....吕云德(103)
- 一片冰心在玉壶.....刘春茹(112)
- 苍鹰腾空远翔.....欧阳丝丝(119)
- 敢摘世界奖牌的人.....胡德伟(126)
- 废品乎? 优品兮!  
——一个人的命运和他的价值.....运德(134)
- 关东牛.....初明玉(140)
- 钢锹行家赵永刚.....许明政 姜宏敏(147)
- 好汉周德君.....吴世洲(153)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租赁启示录           | 王殊男     | (160) |
| 落日辉煌            | 佟月姝     | (167) |
| 找回那枝“青橄榄”       | 张明娟 柳舟  | (175) |
| 老黄牛郭永顺          | 马小林     | (182) |
| 租赁厂长            | 红丁      | (190) |
| 杜连传和他的“劳服”公司    | 王殊男     | (198) |
| 鲜花献给胜利者         | 张明娟     | (204) |
| 龙波风雨行           | 胡德伟     | (211) |
| “高丽”厂长          | 王卫平 李晓莉 | (219) |
| “特殊材料”制成的人      | 钟义      | (227) |
| 用彩绸装点明天的人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一个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的自述 | 沉涛      | (235) |
| 蝉鸣时节            | 姜宏敏     | (241) |
| 正是晚霞灿烂时         | 崔立军     | (248) |
| 男子汉张世平          | 唐建之     | (255) |
| 电子老将于长春         | 舒难      | (262) |
| 责任在召唤           | 王馥琴     | (268) |
| 她没有动人的事迹        | 包泉万     | (274) |
| “杂牌军长”          | 刘岩红     | (279) |
| 服装兵家            | 黄文科     | (285) |
| 垦荒耕耘一黄牛         | 胡嘉禄     | (290) |
| 按扣大王            | 鍾难      | (297) |
| 肖向东的路           | 于开庆     | (303) |
| 一个人和一座工厂        | 宫春子     | (309) |
| 追踪记             | 孙奎选     | (316) |
| 最后出场的人物         | 于岛      | (322) |

## 情 满 仙 露 芳

王中和

冬季的6点钟，夜色正浓，丹东火车站的早班车还没开，附近的仙露芳就开始营业了。雪白的灯光从窗口射出来，把街道上飘浮的夜雾照得瓦白一片。窗子里有许多黑色的人影移动，那是起早赶车的旅客。我因为外出，有时也进去买点什么，预备路上吃用。从冷地里跨进店门，马上就有一团带着果味酒香的热气扑到脸上，冻僵的肌肤四肢，一会儿就舒展了，叫人觉得暖融融的。

仙露芳的开水是一年到头免费供应的。一大早，店里人便在后屋烧了滚烫的开水提到前面来。这时，有人从柜台里买出二两油茶，倒在一只大白瓷碗里，一只手托着碗底，另一只手抓起大壶，拎到半空，然后腕子一斜，冲下去，于是满屋子顿时飘满了油茶的芳香。接着便有第二碗、第三碗，一壶一壶冲下去，前后左右都是哧溜哧溜的声音。在这黎明前，一天中最冷的时刻，在空着肚腹，走过了一段寒路之后，喝下这热乎乎香喷喷的一大碗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和满足！论感觉，那才是真正的“回肠荡气”呢！不消说，刚才满肚子的寒气是给驱散了，就是再钻到冰天雪地里打滚，那也不怕。

现在，市内的果品店几乎家家都卖油茶，但据我所知，门开得这么早，又常年预备了开水的，却仅此一家。在我，是把这看作了一种传统的继承，一种文化的续写。

倘或注意，你还会发现，这店里还有不少诸如信封、邮票、针线包、小件寄存等与果品无关的项目。我原以为这些不过是为了年终评比摆摆样子罢了，直到后来，有一回上车前，突然想起必须给家里留下几句话，真的用了店里的信封邮票，这才改变了当初的看法，并且由衷地生出一种少有的感动：除了亲人，竟还有人想着你的不时之需，为你解除急难，真是幸福。

一年前，我由老京剧院的锅炉房迁到车站附近，离仙露芳近了，不外出，有时下班也顺路进去买点什么。有一次买茶叶，茉莉花茶，不知味道如何，少买点，一两。女售货员拿出一个白纸兜，利落地装了茶称完了。电子称上显示的金额是“1.68”3个字码，绿莹莹的，而女售货员说的却是“一块五”。我不解。女售货员款款地笑了，算给我听：一个纸兜6克，也就有一钱多一点，按茶叶价扣去一角八分，不对吗？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同时也一下子怔住了，我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了。从关外到关里，我走过不少地方，就是在中国文明之首的北京，也没有经历过纸兜不计重量的事实。长久以来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另外一种事实：在生活中，我们将成吨的纸兜当作纯净的白糖、甜蜜的柑桔买回家中，而它们常常是肮脏的旧杂志，甚至病人摩挲过的登记纸。办理某种手续，你遇到一张张小姐脸、少爷脸、老爷脸，仿佛你向他们乞讨一枚金币。电脑分捡机为邮局提高了工作效率。而每一个寄信的人都必须为它记住并书写一串洋字码，事实上，它已



经把每一个寄信人都变成了机器上最早工作的一个元件……如此等等。对于这些，我们早已熟视无睹，我们早已不再计较，而仙露芳却在计较了，不过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我们。当我从仙露芳的电子称上取走属于我的那一两茶叶的一刻，我的心确实被感动了。我觉得我得到的已经不是可以饮用的茶叶，而是人际间最珍贵的公平，还有属于我的那一份做人的尊严。

今年夏季的一个上午，作协的同志打来电话，让我去写与仙露芳，我马上欣然从命。文章写不写，对我个人倒是无所谓，我是想见一见那里给人们温暖、公平和尊严的人。

从商店的前门到办公室，中间要穿过柜台和一条狭长曲折的过道。过道的尽头有一个木板楼梯，又窄又陡，朦胧的灯光下出现暗红的颜色，看见它，令人想起久远的年代。当我的目光上升到和楼梯的顶端平齐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。刚才我所经过的前屋柜台，虽然也很窄，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明亮的。十来个身穿粉绿工作服的年轻售货员，忙碌在嫩黄、碧绿、深紫、淡红的瓜果间，头上的白角巾象粉蝶一样飘来舞去，颇有一种田园风味。而这里，仿佛是屠格涅夫小说中下等仆人居住的旧阁楼。顶棚搭靠在别人的墙壁上，伸手可及，有一只斗大的天窗与外面通气。在这间屋子里没坐上十分钟；我已汗流浹背，透不过气来。就是在这个倾斜的屋顶下，我结识了仙露芳的几位领导。从工会主席老张那里，我了解到不少发生在仙露芳内部的事迹，这是作为顾客无从知晓的。

去年夏天，比往常哪一年都热。门外的银杏树，叶子晒蔫了；路面晒淌了，空气里满是柏油的气味；柜台的铝合金

框摸一把，烫人。4只吊扇全开着，一刻不停地吹，还是又闷又热。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，十来个女售货员个个象刚从澡堂里出来一样，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滴，张着嘴喘不到一丝凉气。刘经理心疼这些年轻人了，打发人买来两台落地扇，吹！原先的吊扇从上往下吹，新买的落地扇在身旁吹，绿衣裳、黑头发、白头巾吹得呼呼直摆。刘经理乐了，问售货员：还热吗？售货员也乐了，没有说话。刘经理心里纳闷，但她没问第二遍，自己走进柜台里面，站到售货员的位置上，不一会儿，汗下来了。她明白了：风是热的，再吹也无济于事。她离开了柜台，同时把售货员中的职工代表找走了。不一会儿，4盆直冒冷气的冰块放到了柜台里面售货员的脚下。总共15延长米的柜台，6台电扇，4盆冰，这还能不凉快！我问老张：今年呢？他说今年天热的时候，照样放了冰块。

刘经理，为职工想得可谓周到细致，做得可谓尽心彻底。由此，我想到了与此相反的社会种种“跳槽”和“外流”的原因……

第一次见到刘经理的时候，因为她正有事忙着，我们只是握握手，相互认识一下。这是一位面相和善，却又饱经了风霜的妇女。50多岁，白净脸，稍微有点胖。头发，就是普通的头发，穿着、举止都很随便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好接近的人。当时，我怀着敬意认真地看了她一眼，心里说：就是这个人！

就是这个人，带头领导的仙露芳，被辽宁省政府、商业部、共青团中央先后授予了文明商店、明星企业、最佳服务单位、全国城市文明经营示范单位等许多光荣称号；她自己也被辽宁省政府和商业部评为劳动模范。

真正说上话，是在一周之后。这是一个阴天。就在她那个地窖一样的阁楼上。她让我坐在光线充足一点的天窗下面，自己则坐在靠墙的长沙发上。听说我戒烟了，她便到楼下拿来一串黄熟的香蕉和几只肥大的桃子，放在我面前的玻璃板上。她指着其中一只颜色浅淡的桃子说：这是店里最后一只九宝桃了，这种桃子比那几个黄金桃味儿好。现在市场上没有这种桃子了，明天我得出门进一些。我说不是有采购人员吗？她说：忙起来什么都得干，不象你们机关分工那么细。

不久，外面下起了大雨。听得见雨敲打棚顶上的声音，有雾一样的水星儿从天窗上溅落下来，散布在我的脖子上、脸颊上，给人一种快意。这中间，来了一车苹果，楼下有人张罗卸车，她也下了楼。回来的时候，她用一条白毛巾擦着头发和脸，脚下走过的地板上留下一片片水迹。

刘经理名字叫刘桂英，是庄河县鞍子山人。从她家的窗子望出去，就能看见一片大海。那是黄海。她一共姊妹9个，她老大，只念过4年书，还是帮父亲种了几年地之后才进的学校。因为家穷，没能念完小学。18岁投亲来到丹东，当时叫安东。从那时起，便与仙露芳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我曾几次请她讲讲自己的事迹，她不是说自己没做什么，就是说工作都是大伙干的，不肯说。可是谈起从前的店员生活，她却有说不完的话，情绪也显得激动。她向后抹了一把潮湿的头发，说：

“……我们那时候，别说这样的雨天，就是十冬腊月飘风扬雪，也得自己推着地车子去进货。一到冬天，手和脚都冻得跟馒头似的……”

“现在生孩子，放长假，一放就是几个月。我那时候，生俺那个大小子，42天上班，3个月断奶。一个月挣32块钱，雇不起保姆，才8个月就送到庄河乡下去了。当妈的，舍得吗？不舍得怎么办！那是1960年，挨饿！孩子得了病，家里捎信让我回去，可是活儿忙啊，请不下来假。第二趟又捎信来，说病重了，快回来看看吧。好不容易请下假了，几百里地赶到家，孩子已经死了，刚到一周岁呀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的声音低沉下来，垂着头，看不见她的面孔。她的孩子已经离开她30年了，现在想起来还这样难过，这是怎样的一位母亲啊！她停顿了片刻之后，抬起头来，眨了眨眼，无限感慨地说：

“干我们这行，三尺柜台，一站就是一辈子，容易吗？当初那些老人儿，为仙露芳吃了多少苦，出了多少力！现在我承包租赁了，权落到我手里，不能叫大伙悲观失望，我要让大伙都高高兴兴地工作，高高兴兴地生活。可我做的还不够……”

我早注意到了，在我面前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彩照。其中有一张，上面不少人，老老少少，个个都打扮得精神精神的，看样子是她们店里的人，正在一处风光秀丽的地方悠悠哉哉地闲游。这时，我便指着照片问她：“这是你们的人吧？”刘桂英从沙发上欠起身子，伸着头朝照片瞥了一眼，脸上马上绽出轻松的笑容：“可不是我们的人嘛！去年，我领大伙到南方逛了一圈儿。北京、上海、南京，玩了个痛快。不是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吗！我们都去了！”看她那兴致勃勃的神情，仿佛又回到水绿山青的风景之中，满脸是南国明媚的阳光。许是受了她的感染，我的情绪也跟着快活

起来，仿佛也来到了杏花春雨的江南，忘记了窗外此时还正下着滂沱大雨。

忽然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想问问她一个月挣多少工资。她听了，反而问我：你这本主编、作家，一个月挣多少？我说连洗理费、自行车费都算上，一个月200块。她轻轻地笑了：告诉你吧，我们店里就是一般的售货员，挣得也比你多。我呢，按现在的政策规定，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。听了她的话，我真为她们高兴。

大约是出于一个顾客对商店以往的印象和感情吧，我说起了过去在店里碰到的一些事情和良好的感受。对此，她并没表示什么，只见面色逐渐变得认真起来，眼睛好象凝视着遥远的什么地方：

“当初我承包的时候，有人说：这回怎么干都行了。那意思我明白，就是这回权力到自己手了。可以毫无顾忌地为自己捞好处了……我不能这么干。我常跟大伙说：干咱们这行，不能克扣老百姓，不能丧良心。现在，东西这么贵，大伙挣那么点钱不容易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咱们要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，常拿人心比自心……”

我们的谈话，又被一伙来找经理谈业务的人打断了。看看时间已近中午，我便起身告辞，向老张借了一把雨伞，离开了那座小小的阁楼。

外面的雨小多了，暑热已完全消退。空气中饱和了水份，十分清新。站前广场上，一股股细小的流水划着浅浅的纹线沙沙地流。天空明亮起来，飘洒着亮晶晶的太阳雨。四周的建筑物，树木，计程车的窗子，到处都有水晶似的光芒闪烁。远远近近，有水滴参差落下，仿佛无数神奇的手指悠

闲地敲向键盘。也许是视觉的缘故，刘桂英的形象还留在我的面前，与这眼前的一切融合叠印在一起，异常生动。

此刻，正有三五只巨大的白鸟，从广场的上空向鸭绿江的方向飞去。她们的翅膀缓慢、有力，玻璃似的叫声，短促、嘹亮，似乎很近，又很遥远，令人无限神往……



## 好一个丁吉修

宫春子

中国有一条鸭绿江，鸭绿江边有一个丹东纸箱厂，纸箱厂有个厂长叫丁吉修。丁吉修先后被评为丹东市劳模、优秀租赁者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厂长和辽宁省优秀企业家。

当我慕名采访他时，他说他的租赁期满后(1990年底)，下一期不干了。

我感到疑惑，问他，他说：“我欠我老伴的太多了，在她最后的日子，我一定要多陪陪她，让她走的无遗憾，让我以后也多少能有一丝心理安慰。”

采访中我了解到，丁吉修的老伴今年才56岁，患尿毒症已到了晚期，医生说顶多还能活一年。

“我和老伴结婚33年，都是她一个人操持家务，我从没买过一次菜，没做过一顿饭，连手绢和鞋垫都是老伴为我洗好叠好。可我却很少关心她，去年春节，老伴高烧昏迷了好几天，我却一点没在意，照样忙我的。我真后悔，我怎么就不早点送她上医院呢？”丁吉修深深地自责道。

我不知该对丁吉修说些什么，或许他原本就不需要我说什么，他仍在继续他的话题：“当我拿起那张判定老伴是绝症且已到了晚期的诊断书时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把自己反锁

在办公室里，哭了整整一天。”

1947年夏，12岁的丁吉修随父亲从山东逃难到东北，当了卖苦力的童工。1954年他由工人转成干部，先后担任过金汤区化工厂干部、汽车工具厂厂长、民政研究所所长、市燃料公司副经理等职。人生旅途坎坎坷坷的岁月，什么样的险和难，他都承受了。无论是苦辣酸甜，他从没流过一滴泪。

“老了老了，倒没有出息了。”丁吉修的眼里转动着一滴混浊的老泪（那是一个饱经风雨的男子为他妻子流的泪），“我现在每天中午都抽时间跑一趟菜市场，买好今晚和明天的菜，每天都多抽一点时间陪老伴坐坐。”

他拿出一张药费收据给我看，那是一张在医药公司购买1钱牛黄，价格1300元的收据。

他说：“牛黄属自费药品，我自费给她买了3钱。医生说牛黄治不好她的病，但可以延长几个月的寿命。只要能延长她的命，再贵的药，我都给她买，大不了我顿顿吃咸菜，或者向亲戚朋友借点挪点。”

他还跟我说，他不是个好爸爸，不是好丈夫。

是不是好爸爸，我不知道。可我觉得作为丈夫，她老伴会觉得满意的。

有关丁吉修和他老伴的话题，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，可在丁吉修的生活里，不仅有他的老伴，也有他的工厂。那么，丁吉修是怎样对待他的工厂呢？我采访了丹东纸箱厂的职工。

王君华（留着两撇小胡子，两条裤腿挽到膝盖上，一件碎花衬衣全敞着）：“丁厂长这个人有魄力，经营有方，关心职工生活。”他大将军一样地总结着。



“别说结论，说过程，说事件，好吗？”我插道。

“我是个工人，不会说话，别笑我。”他腼腆地笑了，“告诉你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吧：那是1988年的春节，大正月初一，我正在家甩扑克，丁厂长领班子一帮人到我家给我拜年，当时，我和我妻子、我父母都非常感动。说实在的，从年龄上说，丁厂长是我的长辈，从职务上说，我是一钱不值的工人，他是一厂之长，正月初一，哪个单位的厂长不在家等职工去给拜年，可丁厂长却到我家给我拜年。丁厂长够哥们、够意思。”

“纸箱厂700多人，丁厂长春节6天休息日能每家都走到？”

王君华笑了（笑我问的不对？），说：“不是每家都去，是厂里的有功人员、有困难的职工家庭和后进青年的家里，大约百十来户。我是住房困难这一类的。”末了，王君华又补充了这么一句。

工会主席孙恩国（40多岁，穿一件白上衣，好白）：“丁厂长这个人好，好在他能正确处理承租者与工人的关系，把职工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我举一个例子：丁厂长1987年租赁以来，按租赁合同规定，企业租赁经营后，超标的利益，应按一定的比例奖给承租者。那么，按合同规定，1987年底丁厂长可分得6.32万元，1988年底可分得5.65万元。”

我迅速地算了一下帐： $6.32\text{万元} + 5.65\text{万元} = 11.97\text{万元}$ 。11.97万元，好诱人的一个数字啊，用这笔钱，可以买一套很漂亮的四室一厅私房，可以买进口的四大件……

孙恩国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：“这笔钱很多，任谁都会